

#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 第 二 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年·呼和浩特

(内蒙)新登字1号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第 二 卷

汪 流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印刷分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15 千 插页: 2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204-01971-7/I·313 每册: 6.60元

# 目 录

|                  |        |
|------------------|--------|
| 飞越疯人院 .....      | ( 1 )  |
|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 ( 17 ) |
| 呼喊与细语 .....      | ( 29 ) |
| 月色撩人 .....       | ( 55 ) |
| 索菲的选择 .....      | ( 72 ) |
| 非洲女皇号 .....      | ( 87 ) |
| 生逢 7 月 4 日 ..... | (105)  |
| 宝贝儿 .....        | (127)  |
| 末代皇帝 .....       | (145)  |
| 米赛丽 .....        | (160)  |
| 危险关系 .....       | (185)  |
| 吾土吾民 .....       | (208)  |
| 乱 .....          | (223)  |
| 与狼共舞 .....       | (244)  |
| 克莱默夫妇 .....      | (271)  |
| 爱情故事 .....       | (286)  |
| 为戴茜小姐开车 .....    | (301)  |
| 乱世佳人 .....       | (329)  |
| 约旦先生来了 .....     | (344)  |
| 印度之旅 .....       | (360)  |
| 锡鼓 .....         | (373)  |

# 飞越疯人院

获1975年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

最佳女演员、最佳改编剧本奖

编剧：劳伦斯·霍本 博·戈尔德曼

导演：米洛斯·福尔曼

主演：杰克·尼克森

露易斯·弗莱

布拉德·杜利夫

美国联合艺术家影片公司出品

旭日初升，逶迤的远山刚从薄雾的梦里醒来。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汽车驶入了国家精神病院的大门，缓缓地停靠在寂静的大楼前。麦克默菲戴着连在腰间宽皮带上的手铐，被两名武装的教养院军官押下了车，向铁门走来。他中等身材，着一件咖啡色皮茄克，毡帽下面是张四方脸，机灵的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鼻子微微下塌，下巴略显长，嘴角总向两边翘着——一个十足的乐天派。

他们进入医院甬道。突然，从深远的某个角落里传来几声砾砾的怪笑，麦克默菲顿觉毛骨悚然。在住院登记处，军官为他打开了手铐。他活动了一下手腕，猛地迸发出一阵狂笑，抱住军官狠狠一吻。军官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

护士皮尔勃小姐领着麦克默菲来到护士办公室前，护士长拉奇德小姐在住院登记表上盖了章。

麦克默菲走进病房，角落里有四人正围着桌子打牌，他们是比利·毕比脱、切斯威克、哈丁和马蒂尼，只有印第安酋长布鲁姆顿孤独地向隅而立。麦克默菲上前招呼：“喂！你这家伙魁梧

得象座山，看来，你当过橄榄球运动员。你叫什么名字？”

“他……他……听不见。他是……聋子，也……也是哑巴，是……印第安人。”口吃的比利介绍说。

麦克默菲难过地看着酋长，用力握了握他的手，然后用手指着嘴，模仿印第安人打仗时发出的“呜啊，呜啊”呼叫声，双脚同时跳动着。

麦克默菲很快便与大家熟识了。

不久，麦克默菲被带去见斯皮维医生。

“你叫R·P·麦克默菲，三十八岁。”医生浏览病历，“这上面……说你好打架，未经许可随便说话，工作态度不好。”

麦克默菲表示不屑一提，医生抬起头，目光透过镜片打量着他：“嗯，他们把你送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是想对你进行一次观察……确定你是不是患有精神病……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嗯，我揣摸是因为我……啊……太爱打架，还爱同女人胡搞。”麦克默菲承认曾经强奸过一名幼女，“但是，医生……她虽然是十五岁，可举止行为象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而且……她告诉我她十八岁。另外，她……本人……心甘情愿……我当时根本无法抗拒。当她赤裸裸地站在你的面前，而且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我那样做算不了出格。而且，我认为你也抗拒不了这种诱惑。”

斯皮维“嗯”了一声，麦克默菲继续申辩：“任何有生命的男人都无法抗拒。这就是我第一次入狱的原因。而现在他们说疯了，因为我不会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动不动，这简直毫无道理。如果这这就叫做发疯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了。”

斯皮维医生清了清嗓子，诡秘地说：“老实对你说，这上面写着……”他指指病历，“他们认为……”他加重语气，“他们认为……你是为了释放才在劳动拘留营里装疯的。”

麦克默菲微微一笑，显出他的精明：“你看呢？”

医生避开麦克默菲的眼光，略一思索：“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接受观察。然后，根据症状制订出治疗方案……”

麦克默菲严肃地站起身：“医生，我在这里会百分之百地和你合作。百分之百，一切按照你说的去办。”

清晨，黑色装束的拉奇德护士长照例打开通向病房甬道的铁门昂首走来，拖地的医护华盛顿、沃伦和米勒微笑着向她问候致意。她礼貌地点头招呼，脚步却不停地径直走进护士办公室。

早操结束，到了上“心理治疗”课的时间了，轻病号们以拉奇德小姐为中心围成一个半圆，皮尔勃护士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准备记录。

“好吧，先生们，”拉奇德小姐认真地说，“星期五的会议结束时，我们讨论了哈丁先生妻子的问题。哈丁先生说，他的妻子使他不安，因为她在街上走路时，吸引了男人们对她的注意。是这样吗，哈丁先生？”

哈丁点点头：“是的，嗯，是这样。”

拉奇德继续说下去：“他还认为他的妻子有外遇。那么，谁愿意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年轻的比利奎拉着脑袋，呆视双脚；矮个子马蒂尼坐在靠椅里痴痴傻笑；切斯威克失神地直视前方；麦克默菲默默地看着护士长，手里不停地玩弄着扑克牌。

拉奇德小姐不断地鼓动病人发言，最终大伙开始争吵起来，病房里充满了吼叫声，震耳欲聋。护士长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意。突然，麦克默菲冷峻的目光刺了她一下，面部肌肉不自然地僵住了。

已是早春时节，天气开始回暖，空气中散发着阵阵青草、玫

瑰和棕榈的清香。精神病院的花园里，精神病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坐在长凳上、石桌旁，有的吹笛子、有的弹吉他，还有一些人正围桌打扑克。医护们穿行其间，目光警惕。

一辆大轿车将排成一队的轻病号们带进城里“娱乐”去了。麦克默菲独自一人拿只篮球来到花园左方的篮球场。正觉得百无聊赖，突然，他看见站在铁丝网旁的酋长，深沉的目光遥望着远山。他微笑地拽着酋长向球架走去：“把球扔进篮里。”麦克默菲耐心地教酋长打球，可是酋长却木然无反应，病人们呆呆地望着他们。医护华盛顿觉得可笑，而拉奇德小姐此时正从楼上窗口冷冷地盯着麦克默菲，沉思着……

真正的娱乐中心是病房内的浴室，病人们在这里打牌、争吵，而扩音器里调得过高的音乐声淹没了这个吵嚷的世界。麦克默菲正发着牌，伙伴们叫嚷什么，他却听不清楚。他终于忍不住朝护士办公室走去，要求拉奇德小姐将音量调低点，但他碰了钉子，拉奇德告诉他：“音乐是老年病人唯一的享受。”

又到了吃药的时间了，麦克默菲不愿吃这些不明不白的东西，可是拉奇德威胁着说：“这没关系，皮尔勃护士，如果麦克默菲先生不想要口服药，我们可以安排另一种治疗方法。可是，我认为你不会喜欢的，麦克默菲先生。”麦克默菲只得在护士长面前乖乖地服了药，但他却没咽下去……麦克默菲恨透了随意摆布人的护士长，他不停地玩弄着纸牌，决定先整一整这个“了不起”的女人。他以一元钱的赌注与泰伯打赌。

又到了上“心理治疗”课的时间了，护士长与皮尔勃坐在护士公办公室的窗前，轻病号照旧围成半圆。麦克默菲首先要求发言，拉奇德刚要得意，不料麦克提出把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的建议，因为白天有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拉奇德无法接受这个她认为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制定的规章制度的建议。

“你要知道，有些病人过了很久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

果现在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表示比赛结束后作息时间仍可改过来，只是别错过世界锦标赛。两人争执不下，拉奇德决定让病人表决，麦克默菲也很赞同，可是结果令人失望，只有切斯威克紧随麦克默菲，而其余的病人都被拉奇德冷峻的脸色压住了：泰伯的手举到胸口停住了；马蒂尼把手举过头顶，但随即又装着在头上搔痒；塞夫尔脱双手叉在胸前，神色不安；比利把手捂在嘴上，受惊的眼睛不住环视左右。

麦克默菲愤愤地说：“都是些窝囊废！我要看球赛，多少年来，我从未拉掉过一场……甚至在监狱里也不例外，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啦？举手吧！”这次他失败了。

回到浴室，几位病人下起棋来，但不一会又吵了起来。麦克默菲拿起一条水管向他们喷水，病人们尖叫着，麦克默菲得意地哈哈大笑。

“我要……用这鬼东西……”他指指半人高的水泥墩，“……砸碎窗户，然后和切斯威克穿过大街，去城里，找一家酒吧间干上一杯，看看棒球赛……”他见大伙哑笑着望着他，很有把握地说：“谁愿意和我打赌？嗯！”

泰伯和马蒂尼都下了赌注，哈丁愿赌二十五元，比利不知是出于关心还是出于害怕，结巴着说：“麦……麦克，你……你……举不起……那东……东西的。”麦克却不管他，搓了搓手，上前抱住石墩，使劲往起抬，试了两次都没成功。他退了两步。

“不试了？”哈丁打量着他。

“不！刚才只是准备动作。”麦克默菲坚毅地回答，他再次抱住水泥墩，用尽全身力气，但水泥墩纹丝不动。

麦克默菲并不服输：“无论如何，我总算试过了，对吗？该死的。起码，我试过了。”

每天上午的例行讨论会正在进行。比利结结巴巴地讲述着自己第一次自杀的原因。他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西莉娅的姑娘，他向她求婚遭到了拒绝。比利觉得难以开口，拉奇德逼着他继续说，切斯威克很不服气，要求拉奇德换个话题，但拉奇德告诉他，这是一种治疗方法。切斯威克认为看球赛也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方法，因为他非常想看球赛，而且今天又有一场新的球赛。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护士长冷冷地说。麦克默菲要求重新表决，围坐的几个人全部举手了，大家期待地看着拉奇德。

“只有九票……我们这个病房共有十八名病人，麦克默菲先生。”

麦克默菲欢快的面容顿时浮上阴云，他气愤地责问护士长，为什么要把毫无反应的重病号也算上。麦克默菲挨个动员重病号，恳求他们：“看在基督的面上，你们这些疯子，难道没有一个人能懂我的话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麦克默菲来到酋长面前，做了个举手的动作。酋长木然不动，麦克默菲苦苦哀求着，酋长仍无动于衷。麦克默菲完全失望了。

突然，切斯威克惊呼一声。只见酋长正慢慢地举起他的右手，眼神里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芒。大家欢呼着，兴奋不已，麦克大声呼叫着：“拉奇德护士长！快看，看啊，酋长举手了……请打开电视机，好吗？”

但是，拉奇德早已宣布讨论会结束了，酋长的表决无效。

病房里又响起了令人烦恼的音乐声，麦克默菲沮丧地看着电视机的屏幕。忽然，他看见两名病人的头像映在上面，他灵机一动，露出一丝微笑。然后他根据以往看过的棒球赛的情景，象广播电台的体育评论员大声进行“实况报道”。

病人们纷纷从浴室里蹿出来，欢呼着、尖叫着簇拥在麦克默菲的周围。他们挥动手臂，互相拥抱，一片喧嚷，医护们纷纷赶

来，制止这场骚乱。

麦克默菲又被带到了斯皮维医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斯皮维外还有三名年轻的医生。

“你喜欢这儿吗？”斯皮维问道。

“啊，那个该死的护士！”麦克默菲有点气愤，“她，呃……她这个人不诚实。”他手里不停地玩着扑克，“她喜欢用欺骗手段摆布别人……”

“喔，不对。你要知道，拉奇德小姐是我们医院里最优秀的护士之一。”斯皮维警告麦克默菲，“我已经……观察你四个星期了，我看不出你精神上有什么毛病，我认为你一直试图欺骗我们。”

“那你，你要我怎么办呢？”麦克默菲伸出舌头扮了个鬼脸，他取出一张牌，背面是个裸体女人像，“你们猜想她住在哪儿？”

又到了娱乐时间，花园里，酋长独自站在铁丝网旁，面无表情地望着远方，麦克默菲走过来默默地站着，出神地看着外面的一株大树。突然，他拉住酋长的手臂，靠向铁丝网。

铁门开了，病人们鱼贯上了车，司机大摇大摆地步出铁门，不料一阵引擎发动声，车门砰然关上，轿车飞也似地驶去。开车的是麦克默菲，病人们个个喜笑颜开。大轿车驶进市区，在一幢白色的二层楼房前停住。麦克默菲下车进屋。不一会，他带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出来，快步上车。姑娘身穿连衣裙，手挎一个小提包，口中嚼着口香糖，向病人们频频点头致意。麦克默菲向大伙介绍，她叫凯蒂，病人们亲切地看着她。

他们决定去钓鱼，麦克默菲指挥大伙驾驶着“租来”的渔船。渔港两岸层峦迭翠，景色迷人，病人们个个心旷神怡，神采飞扬。

麦克默菲取出作鱼饵的小冻鱼分给大家，示范着穿进钩子，病人们都很专心，只有比利不时地瞅着凯蒂。终于，他放下鱼钩，向她走去。

“你的头发真漂亮！”比利笑着搭讪。

凯蒂微微一笑：“谢谢。”

比利心头一热，嘴又结巴起来：“你……你的，你的眼睛也……也……很美。”

凯蒂看着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又说了声谢谢。麦克默菲招呼比利取钓竿，比利恋恋不舍地望了凯蒂一眼，转身回到了麦克默菲的身边。

麦克默菲趁大伙专心钓鱼之际，与凯蒂钻入了船仓……

泰伯与马蒂尼钓到鱼了，病人们七手八脚忙作一团，终于，两条大鱼被拖上甲板，病人们兴奋地欢呼起来。

然而，码头上，斯皮维与另外两名医生神色严峻地站着，愤怒的目光射向麦克默菲。

在主持医生的讨论会上，医生们一致认为麦克默菲是个危险的人，斯皮维要求将麦克默菲送回劳改农场，而拉奇德则坚持不要把困难推给别人，她愿意让麦克默菲留在她的病房里，她想“帮助”他。

与此同时，篮球场上轻病员和医护们正在举行球赛。酋长在麦克的启发诱导下，成功地投篮，医护们气得哇哇怪叫，病员们高兴得活蹦乱跳。

麦克默菲的出狱期限还有六十八天，在浴池里，他想象着出狱以后的情形，很是兴奋，但是医护华盛顿拿着根棍子盛气凌人地告诉他：“傻瓜，你还不明白你现在是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和我们在一起，亲爱的，是和我们在一起。而且要等到我们让你离开的时候，你才能出院。”麦克默菲一下子愣住了。

麦克默菲终于忍不住，在护士长的讨论会上，他迫切地想知

道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他首先举手发言：“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从未告诉过我——拉奇德小姐也好，医生们也好——要把我留在这儿，直到你们认为我循规蹈矩为止。”拉奇德显然就是这个意思，可病友们的讨论激起了麦克默菲的愤怒，原来，这里只有很少几位是让人送来的，如酋长、泰伯和一些慢性病人，就是年轻的比利也是自愿来的。

麦克默菲更烦躁了。“啊，依我看，你还是个孩子呢！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应该坐在敞篷汽车里到处兜风，应该象头猎犬那样去追逐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基督啊！真够呛。你们在这儿整天抱怨说呆不下去，可是又没有勇气离开？！你们究竟是怎么啦！”麦克默菲越说越激动，不时环顾四周，想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找到答案，但是病人们都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气愤，“你们不是疯子！你们应该上街去逛逛才对。耶稣基督，我简直无法相信！”

拉奇德鼓励病人发言，斯坎伦想要知道为什么宿舍在白天和周末晚上要上锁，切斯威克突然站起身嚷道：“我的香烟，可以把香烟还给我吗？求求你，拉奇德小姐？”

拉奇德小姐怒容满面，大吼一声：“切斯威克先生，给我坐下！”

“是，”切斯威克嘟哝着，“可是我想知道……”

“坐下，切斯威克先生！”拉奇德命令道。

“我要……”

两名医护过来将他按在椅子上，拉奇德巡视大家，宣布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麦克默菲先生在浴室里搞起了小小的赌博，把你们的烟都赢去了，还包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所以我们中断了你们使用浴室的权利，并且对你们的香烟实行定量。”

切斯威克紧紧攥着拳头，怒目直视拉奇德，其余的病人因争哈丁嘴里的一支烟闹得不可开交，麦克默菲同情地看着切斯威

克，终于，毅然站起身，走到护士办公室的窗前，一拳将玻璃砸碎。鲜血顺着他的手腕流下来，他将手伸进窗内，从桌上拿起一条烟，回到切斯威克身边。

他把烟递给切斯威克，又对医护华盛顿说：“你们别管他，他过一会就会好的。”可是华盛顿不由分说给了麦克默菲一拳。麦克默菲倒在地上，黠悍的华盛顿用膝盖压住麦克默菲，使劲拧那只流血的手腕。

在一旁的酋长扔了手里的拖把，过来拦腰抱起华盛顿，用力一夹，华盛顿疼得大叫。拉奇德赶忙报警，几名医护冲来，扑向酋长和麦克默菲将他们制服，拖出了病房。

带着手铐的酋长、麦克默菲与切斯威克被三名高大壮实的医护送着来到治疗室门口。一位年迈的红发女护士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让他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烦躁不安的切斯威克第一个被医护们架进了治疗室。

甬道里只剩下麦克默菲与酋长两人。麦克默菲深深吐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两片口香糖，递给酋长一片。“谢谢。”酋长突然说话了，惊得麦克默菲目瞪口呆。麦克默菲急忙又取出三片口香糖，试探地递给酋长。“啊，是水果牌的。”酋长认得字，麦克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你这狡猾的龟孙子。酋长，我说的话你能听到吗？”酋长点点头：“听得到。”

“我真该死，酋长！他们都认为你又聋又哑。啊，你骗过了他们，酋长！你把他们都骗了，都骗了，该死！”麦克默菲兴奋至极，恨不能拥抱酋长。但随即克制住情绪，对酋长耳语：“我们干么还呆在这儿，酋长？我们俩在这鬼地方干什么？我们离开这儿吧。”

“去加拿大？”

“加拿大？好，等这些龟孙子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到了那儿，你瞧着吧。”

治疗室的门开了，切斯威克安静地躺在活动床上被推了出来。这下轮到麦克默菲了，麦克默菲站起身，又向酋长竖起两只大拇指。表示这种秘密只有两人知道。

医护们将嘻皮笑脸的麦克默菲按倒在病床上，又把他的手、脚用皮带紧紧地捆在床上，护士小姐在他的两边太阳穴上涂抹白色导电液，又取来一块咬嘴，放在他嘴里。麦克默菲不解，护士告诉他：“它可以防止你的牙齿咬痛舌头。你把它咬紧了！”

护士扭动开关，正在哼着歌曲的麦克默菲突然感到一阵电击，顿时失去控制，整个身子往上挺起，痛苦地抽搐着。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了出来，脸色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豆粒大的汗珠顺着两额滚落。他扭动着，想要挣脱捆绑在身上的皮带。几名医护死命地将他按住。斯皮维医生冷冷地站立一旁观看。

拉奇德小姐带领病人做完保健操，又开始了例行的心理治疗……

突然，麦克默菲从拐角处走来，他瘸着一条腿，神情迟钝，目光呆滞，微张着口，病人们一个个惊讶地看着他，露出惋惜与不平的神色。拉奇德回头看了一眼，抬手抹了一下鼻子，掩饰住了刚浮出的笑容。

可是，麦克默菲突地一转身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对着病人们抚掌大笑起来。比利问那儿怎么样，他告诉比利，“好极了，他们，每天给我过一千伏特的电，……有一位女护士还和我一起打弹子球，我赢了她不少钱呢！哈哈。”

他又冲着拉奇德：“拉奇德小姐，我……呃……我从今以后会驯服得象一条小狗一样。”

夜晚。病人们静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国际新闻。麦克默菲却不时扭头向护士办公室探望。拉奇德道个晚安后走了，值班医护特克尔殷勤地将皮尔勃护士送出去，麦克默菲瞅准机会迅速闪了进

去，给凯蒂拨了个电话。他压低声音：“喂，亲爱的，我是麦克默菲，今晚就走。不用担心，找辆车来，没有的话偷一辆都行。”麦克默菲看到镜子里的特克尔正往回走，急忙说：“我走了！别忘了带点酒来。对！再见！”他乘特克尔推门的一瞬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办公室。

夜深了，病人都已经熟睡，麦克默菲悄悄来到酋长床前，酋长正睁大眼睛看着。他告诉酋长他要离开这儿了，酋长讲起了他父亲遭人算计的事：“他们算计他，就象算计你一样。”

凯蒂与另一名叫罗丝的女子已来到铁窗外，不时地向他们挥手。麦克默菲正要伸手拧铁锁，特克尔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他的身后。特克尔命令麦克默菲回去睡觉，麦克默菲向特克尔招手：“嗯……我的祈祷已经得到了答复。”特克尔见是两名青年女子，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麦克拿出二十元钱，并补充说：“她们还带了几瓶酒呢！”特克尔厚着脸皮说：“可是，除此以外，咱们总还得分享点别的什么……是不是？”

特克尔收了钱，打开锁，麦克默菲上前打开铁窗，伸手将凯蒂与罗丝接进来。

不一会，扩音器里传来了凯蒂嗲声嗲气的歌声。病人们有的莫名其妙，但不久他们一个个拥进了护士办公室，特克尔正与罗丝调情，闻声赶来，火冒三丈：“真他妈的混蛋，想叫老子丢饭碗？快滚。”“这是晚会。”麦克默菲申辩说。“放屁！”特克尔骂道。

正在推推搡搡之际，突然，甬道铁门顶端的红灯亮了。特克尔惊叫道：“糟糕……值班护士来了！”特克尔慌忙将病人关进办公室，熄了灯。只听见老护士叫特克尔，特克尔不敢应声。麦克骂特克尔胆小，特克尔只得硬着头皮出门应和：“没事，很好。”正在这时，屋内“当啷”一声，似是一个瓷盘掉落在地。特克尔吓得脸色煞白，门内发出“吃吃”的笑声。“那是谁？”女

护士问道。特克尔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开了一半，凯蒂向外探头：“喔……对不起。”

凯蒂的出现给特克尔解了围。他趁势诉苦：“对不起，太太。你知道，晚上一个人太冷静。你能理解我吗？”女护士厌恶地转过身去，“叫那女人立即离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特克尔如获大赦，转身打开办公室门。刹那间，他大吃一惊。办公室内满地狼藉，到处是病历、药瓶和药片。马蒂尼头戴护士长的帽子，泰伯和比利还在翻阅病历。他恨得咬牙切齿，把他们一个个推出门外，关上门，一屁股坐下，直喘粗气，心里又惊又怕。最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酒，“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了，一会儿便醉熏熏地躺在长椅上，不省人事。

病人们继续着他们的晚会。有的三五成群地喝酒作乐。有的跳起了舞，凯蒂和比利象一对情侣翩翩起舞，他们沉醉在欢乐之中。

麦克默菲从特克尔口袋里取出钥匙，走到凯蒂跟前说了声“走吧”，凯蒂推开比利，拿起披肩和挎包随麦克默菲向窗口走去。比利瞪着眼睛，惊愕地看着他们，酋长则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麦克默菲走到窗口，打开锁，又拉开窗，众人不解，麦克默菲说明缘由，与病友告别。比利张大着嘴，注视着麦克默菲。

“喂，比利，怎么啦？”麦克不安地叫他，一边又走到他身边，关切地询问，“比利，看在基督的面上，告诉我，你怎么啦？”

“麦……麦克，她……她和你……一起走吗？”比利紧张地问。

“凯蒂吗？”麦克神秘地一笑，“对，她和我一起走。”

“你……你准备……和她结婚吗？”比利试探着问道。

“不，我们只是好朋友。怎么啦？”